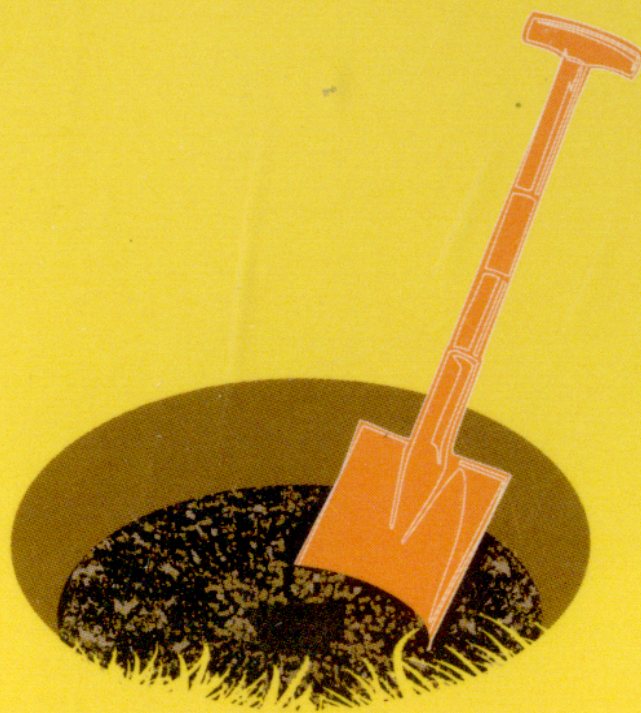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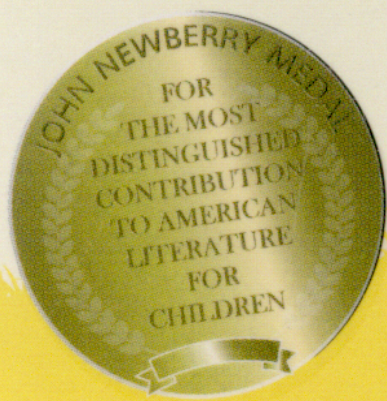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九九年美国国家图书奖

一九九九年纽伯瑞金奖获奖作品

# 寻宝小子

[美] 路易斯·撒察尔 著  
顾庆阳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# 寻宝小子

[美] 路易斯·撒察尔 著  
顾庆阳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7-1108 号

Copyright © 2003 by Louis Sachar  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寻宝小子/(美)撒察尔著;顾庆阳译. —北京:人民  
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6946-0

I. 寻… II. ①撒…②顾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 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05292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特约策划:秦俟全 杨蔚昀

封面设计:李 佳

**寻宝小子**

(美)路易斯·撒察尔 著  
顾庆阳 译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8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.5

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978-7-02-006946-0

定价:18.00 元

# **第一部分**

## **进入绿湖营**



## 第一章

绿湖营其实已经没有湖了。这里曾有片很大的湖，是整个得克萨斯州最大的湖。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的事了。如今这里已成了一片干涸平坦的荒地。

那儿曾也有个绿湖镇。湖水干涸了，镇上的人陆续离开了，镇也就慢慢消失了。

在盛夏的白天，天气极其炎热，即便你能找到树阴，那儿的温度也高达九十五华氏度<sup>①</sup>左右。事实上，在这么大一个干涸的湖边，也没多少树阴。

仅有的树就是所谓的“湖”东边的两棵老橡树。两棵树中间系着一张吊床，吊床后面搭着一个小木屋。

露营者是不准享用吊床的。吊床属于典狱长，只有典狱长可以躺在吊床上乘凉。

在湖上，在岩石下的阴凉处，由露营者挖的洞内自然是响尾蛇和蝎子避暑的好去处。

对于这儿的响尾蛇和蝎子，你要记住这样一个道理：你不犯它，它不犯你。

---

① 相当于摄氏 35 度。

通常是这样。

被蝎子蜇到或是被响尾蛇咬到，这并不是你碰到的最糟糕的事情，你不会因此而丧命。

通常如此。

有时候，有的露营者会故意让蝎子或小响尾蛇咬一口，那样就可以待在自己的帐篷内休息一两天，让伤口恢复，而不用出去在湖上挖洞了。

不过，千万别让黄斑蜥蜴咬着你，要不，那对你来说就是最糟糕的事了。你会慢慢地痛苦而死。

总是这样的。

如果你被黄斑蜥蜴蜇到，你最好到橡树下的阴凉处，躺在吊床上。

那时，没有人再会对你怎么样了。

## 第 二 章

读者或许会问：为什么会有人去绿湖营呢？

大多数的露营者是无法选择的。绿湖营是一个看管坏男孩的地方。

如果你把坏男孩带到那儿，让他每天在烈日下挖一个洞，他就会学好。

有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。

斯坦利·叶那茨得到了一次选择的机会。法官对他说：“你要么进监狱，要么去绿湖营。”斯坦利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。以前他从未露营过。

### 第三章

除了司机和看守员，斯坦利·叶那茨是车上的唯一乘客。看守员坐在紧挨着司机的位子上，面向斯坦利，他膝上搁着一把来复枪。

斯坦利坐在后面十排左右的位子，手被铐在座位的扶手上。他的背包搁在旁边的座位上。背包里有他的牙刷、牙膏和他母亲给他的一盒文具。他答应过他母亲，至少要每周写一封信回家。

尽管沿途没什么风景，多数是干草堆和棉花地，他还是看着窗外。他这一去，路途遥远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车上没有空调，车内的热气像手铐一样沉重，让人窒息。

斯坦利和他的父母亲相互安慰，就当这次遭遇只是出去野营一段时间，就像很多富人家的孩子那样。斯坦利小的时候，常常玩一些毛绒玩具，他会设想动

物在露营，他把这个营叫做趣味游戏营。有时候他把弹珠当做足球，让动物们踢着玩。有时候，他会让它们作障碍跑，或把它们系在断了的橡皮带上，让它们从桌子上往下跳，玩蹦极。现在斯坦利尽量装做自己是去趣味游戏营。或许他还可以在那儿交到一些朋友，他是这么想的。至少他可以在湖里游泳吧。

在家时他一个朋友都没有。他体型过于肥胖，他所在中学的其他小孩经常因此而嘲笑他。有时甚至老师们也都会会有意无意地说些刻薄的话。在他上学的最后一天，他的数学老师贝尔女士在课上教比率。为了给学生们举例，老师在班里挑了一个最胖的学生和一个最瘦的学生，并让他们称体重。斯坦利的体重是那个最瘦学生的三倍。于是，贝尔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比率 3 : 1，殊不知这令两位学生都感到非常难堪。

就在那天晚一些时候，斯坦利被捕了。

看守员瘫坐在座位上，斯坦利看着他，不知他到底睡着没有。看守员戴着墨镜，斯坦利没法看到他的眼睛。

斯坦利不是个坏孩子。事实上他是无辜的，并没有犯被控告的罪。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罢了。

都是因为他那个又坏又脏又烂的偷猪贼高祖父。

他笑了。这是他家里的一个笑话。只要家里出了什么事，他们总是要怪他那个又脏又坏又偷猪的高祖父。

据称，他有个高祖父，曾经从一个瘸腿的吉卜赛女人那里偷了一头猪，于是这个女人便对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施了咒语。斯坦利和他的父母亲不相信有诅咒这回事。当然，一旦发生了什么事，找个人指责一番总是让人心里舒坦些。

事情越发糟糕。他们似乎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。

他看着窗外，一片空旷无垠。他注视着空中高低起伏的电话线。他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他父亲用沙哑的声音，在他耳边轻轻哼着小曲的模样。

“如果，如果，”啄木鸟叹息着，

“树上的皮再软一些该有多好。”

然而狼在树下等着，饥饿，孤独，

他对着月亮哭喊着，

“如果，如果。”

这是他父亲以前常常唱给他听的。歌曲的旋律既甜美又忧伤，但是斯坦利最喜欢的是他父亲学狼吼，唱“月亮”的那部分。

汽车颠簸了一下，看守员顿时警觉地坐起身来。

斯坦利的父亲是个发明家。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发明家，你必须具备三个要素：智慧、毅力和一点点的运气。

斯坦利的父亲很聪明，也很有毅力。一旦他开始了某个项目，他就会干上几年，还经常通宵工作。可是，他从来就是缺少那么一点运气。

每次试验失败，斯坦利总能听见他父亲咒骂他那又脏又烂的偷猪贼曾祖父。

斯坦利的父亲也叫斯坦利·叶那茨。斯坦利父亲的全名是斯坦利·叶那茨三世。我们现在故事中讲的是斯坦利·叶那茨四世。

斯坦利·叶那茨的名字正过来和反过来拼写是一样的，他家族的每个人向来认为这样很好。所以他们持续给他们的后代都起名为斯坦利。斯坦利是家里的独子，在他之前的斯坦利也都是家里的独子。

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其他共同点。尽管他们运气很糟，他们总是满怀希望。正如斯坦利的父亲所说，“我从失败中学到了东西。”

或许那也是诅咒的一部分。如果斯坦利和他的父亲不是总抱有希望的话，那么每次希望破灭时，他们就不会受伤害太深。

每当斯坦利和他的父亲变得沮丧，开始相信诅咒时，斯坦利的母亲总会说：“不是每个斯坦利·叶那茨都是失败者。”斯坦利·叶那茨一世，也就是斯坦利的曾祖父，就炒股赚了一笔钱。“他不可能那么没运气的。”

每谈到这里，她总忘了提及斯坦利·叶那茨一世所碰到的厄运。他在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搬家途中失去了所有财产。他所坐的马车被通缉犯基辛·凯特·巴罗劫了。

要不是那样的话，斯坦利一家现在应该住在加利福尼亚海滨的别墅内。而现在呢？他们却挤在充斥着燃烧的橡胶味和臭脚丫味的狭小的公寓内。

如果，如果……

这公寓内就是有这么一股味，因为斯坦利的父亲正在尝试发明回收利用旧运动鞋的方法。“第一个发现旧运动鞋用途的人将成为巨富。”他说道。

正是最近的这个项目害得斯坦利被捕。

路越来越不平，行车也变得越发颠簸。

事实上，当斯坦利第一次得知他曾祖父是被基辛·凯特·巴罗抢劫时，他感到很兴奋。没错，他还是乐意能住在加利福尼亚海滨。不过家族里有个人遭到赫赫有名的通缉犯抢劫，这也算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。

事实上，凯特·巴罗并没有吻斯坦利的曾祖父。

如果吻的话，那真的很酷。可凯特·巴罗只吻被她杀掉的人。她只是抢劫了他，然后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在茫茫沙漠中。

“他能活下来，已经够运气了。”斯坦利的母亲急忙评论说。

车速逐渐放慢了。看守员伸着懒腰，嘴里嘟哝着。

“欢迎来到绿湖营。”司机说道。

斯坦利从脏兮兮的窗玻璃向外望去。可他连湖影也没看到。

而且几乎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。

## 第四章

看守员打开斯坦利的手铐，让他下车，这时他感到有点眩晕。毕竟他在车上待了八个多小时了。

“小心。”斯坦利下台阶时，汽车司机提醒道。

斯坦利不知道司机是提醒他小心台阶呢，还是告诉他在绿湖营要小心点。他应声回答道：“多谢让我搭乘。”他的嘴巴已经很干，喉咙很疼。他一脚踏在了又干又硬的泥土上。原先戴手铐的手腕上全是汗。

这是一片贫瘠荒凉的土地。他能看到的是几幢倒

塌的建筑和一些帐篷。远处在两棵大树下，有一间小木屋。那两棵树是他唯一可以看到的植物。这地方甚至连草都不长。

看守员领着斯坦利来到一间小屋。小屋前面有块告示，上写着：“你已进入绿湖营青少年劳教所。”旁边另一块告示牌写道：“根据得克萨斯州刑法，禁止携带枪支、炸药、武器、毒品、酒入内。”

斯坦利读着告示，心里忍不住想，好吧，咳！

看守员把他带进了屋内，迎面而来的空调冷气让他感到着实舒坦。

一个男人坐着，腿架在桌子上。斯坦利和看守员进来时，他扭过头来，但身体却没动。尽管是在屋内，他还戴着太阳镜和牛仔帽，手里还拿着一听饮料。一看到饮料，斯坦利格外觉得口渴难忍。

看守员拿了一些文件给那个男的签字，而斯坦利则在一边等着。

“这么多葵花籽啊。”看守员说道。

斯坦利随即注意到了，在桌子旁边的地上有一麻袋葵花籽。

“上个月我戒烟了。”那个戴牛仔帽的男人说。他胳膊上刺了个响尾蛇的图案。他签名时，响尾蛇的尾巴似乎也在扭动。“我以前一天抽一包烟。现在我每周

嗑一袋葵花籽。”

看守员笑了。

在桌子后面肯定有个小冰箱，因为那个男人又拿出了两听饮料。这时斯坦利多么希望其中一听是给他的，但是那男人把一听给了看守员，另一听他说给司机。

“到这里用了九个小时啊，现在又得花九个小时返回。”看守员抱怨道，“多糟糕的一天啊！”

斯坦利想到刚才那漫长痛苦的旅途，也不禁替看守员和司机感到有点难受。

戴牛仔帽的男人把葵花籽壳吐到废纸篓里。然后绕过桌子走向斯坦利。“我的名字叫爵士，”他说，“你无论什么时候跟我说话，必须称呼我的名字，明白吗？”

斯坦利犹豫了一会儿说：“嗯，是，爵士先生。”尽管他很难想象这真是那男人的名字。

“你现在已经不在女童子军中了。”爵士说。

斯坦利不得不当着爵士先生的面脱去衣服，以示他没有携带任何东西。然后爵士给了他两套衣服和一块毛巾。每套衣服里有一件长袖的橙色伞兵服、一件橙色T恤衫和一双黄色的袜子。斯坦利怀疑这袜子本来不是黄色的。